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施公案 第一六三回 天霸回公館養傷 朱李投鄭城望友

話說郭起鳳、王殿臣二人，見黃天霸鏢傷，藥性行開，疼痛難忍，心中難以為情。又聽天霸說：「不回公館咧！」不由心中更覺著忙。郭起鳳說：「賢弟，你把心放寬些！勝敗乃兵家常事，誤中一鏢，何必如此？你不回去，我二人怎好見大人回話？」王殿臣又說：「賢弟你別想不開。依我拙見，咱三人暫回公館，即請醫家調治好鏢傷，拿住謝虎，完結民案，保護欽差回京，你的功名有分。豈可因一朝小忿，耽誤終身大事？」說罷，天霸點頭。二人即伸手攙扶著天霸，相扶而行。黃天霸終有愧色，覺著半世英名，一旦喪盡，一路上還是長吁短歎，惟有低頭而已。

走不多時，來到鄭州驛，進了公館，先到上房去見施公。

施公正與關小西談拿一枝桃之事，猛聽簾櫳響動，抬頭觀看，但見黃天霸一瘸一拐的，郭起鳳、王殿臣二人攙扶著他走進來，不由大驚，連忙站起身來說：「壯士怎麼樣？快對本院訴來。」王殿臣不等天霸開言，連忙上前，單腿一跪，口尊：「大人，容小的細稟。」即將往事，如此如彼的話，述了一遍。賢臣聽見王殿臣的言詞，忙上前親看鏢傷，見圍著傷眼，有茶碗大一塊漆黑。賢臣說：「不好，這毒氣不小，快些把他攙進廂房歇息將養，速速延請名醫調治。」天霸說：「小的無能，不曾拿住一枝桃，反倒重傷，又勞大人掛念，殊覺抱愧。」賢臣說：「壯士你說哪裡話來？誤中毒鏢，非爾無能，皆因輕敵之故，這又何妨？只管放心，將養鏢傷，擒拿謝虎，與民結案，再為報仇可也。」說罷，令王、郭二人把好漢攙扶進廂房，安置在炕，將養不表。

施公即飭令任邱縣衙役，立刻尋醫調治。衙役不敢違誤，即刻外邊，找到了個姓李的醫生，號叫李高手。領他到廂房，他看見黃天霸傷痕甚重，又到上房見了施公，行禮畢，口尊：「大人，我看那人傷痕甚重，不易調治。我是專理內科，只可開方吃藥，保著毒氣不至攻心；要是療理外科傷痕，非鄙人所長，大人還得另請高明。大料著這樣人，此處還是稀少。」賢臣點頭說：「既是如此，快些開方。」醫生連忙把方開完。施公給了醫生銀錢，一面派人去取藥；取了藥來，把藥煎好，放在茶碗，頓了個不涼不熱的，教天霸吃下去，躺在炕上，將養不提。且說施公獨在上房悶坐，正自沉思，忽看值日的青衣跪倒說：「回大人，公館外來了兩個人，在門口下了馬，口稱要給大人請安，還要尋黃爺。」賢臣聞聽，一擺手。衙役退下，轉身出去。施公心下暗想：這兩個人是誰呢？一回頭說：「施安，你去把關太叫來。」施公答應，轉身出去，不多時把關小西叫到上房。賢臣說：「關太，你去看看，是誰來找黃天霸？問明來歷，領來見我。」

小西答應出去，到公館門口，抬頭觀看，但見有兩個人拉著兩匹馬，馬上搭著行囊包裹，立於門外。仔細觀瞧，一個是賽時遷朱光祖，另一個不認識。關小西看罷，向前緊走了幾步。朱光祖見是關小西出來，滿心歡喜說：「賢弟，你一向可好否？」關小西說：「多承掛念，仁兄好否？」二人拉手親近了一會。朱光祖說：「這位是姓李名昆，字公然，外處人稱神彈子李五。怎麼你二位不認識麼？我給你們哥兒兩個引見。李五爺你來，這是關賢弟，名太，字小西。」李公然說：「多牽連著些。」關小西說：「彼此一樣。」二人拉手兒，敘了些交情客套。關小西望著伺候公館的說：「你們把馬上行行李解下來，放在廂房裡面，把馬遛遛喂好。」下役答應，上前解下行李，搬入廂房，然後把馬遛了遛喂料不表。且說朱光祖沒看見黃天霸出來，心中納悶，開言問道：「黃兄弟聽見我們來了，怎麼他不出來呢？」關小西說：「提起黃天霸的話嘛，等著咱們見過大人，自然就知道咧！」說罷，三人一同進了公館。

齊至書房門口，小西掀簾進去，將話回明。大人聽說，滿心歡喜，暗說：一枝桃合該拿住。遂開言道：「請他們進來。」

關小西答應，去到公館門口，霎時將朱光祖、李公然帶到上房。見了欽差，二人將單腿一跪說：「小的叩見大人。」賢臣欠身，將二人親手攙起，說道：「二位壯士請起。這位姓朱的，本院見過；那一位不知貴姓高名？」李公然見問，連忙答道：「小人姓李，名叫李昆。久知大人居官清正，待人恩惠。昨日路途上遇見朱光祖，提起黃天霸來。我與天霸自黃河套相別，未曾見面。他說黃天霸現今又跟著大人呢，小人因此同來請安，順便看望黃天霸諸位朋友。」施公聞聽，問起黃天霸來，不覺長歎了一聲說：「二位壯士，若問黃天霸，現在廂房將養鏢傷。」朱光祖聞聽大人之言，驚訝不已，連忙口尊：「大人，黃天霸會使飛鏢，又被誰打傷？教人不解其意。」施公說：「壯士不信，關太領你們到廂房去探望，便知端的。」即叫：「關太，你去帶領二位到廂房看看天霸去。」關小西答應，帶領二位出上房。

三人至廂房門口，小西打簾子說：「二位請進。」又叫：「黃老兄，有人來看你了。」天霸吃了藥，在炕上靠著鋪蓋，正與計全閒談拿謝虎之事，忽聽有人叫他，抬頭觀看，但看關小西同兩個人來了：一個是賽時遷朱光祖，一個是神彈子李五。好漢看罷，滿心歡喜，連忙站起身來，口尊：「二位兄長，恕小弟失迎之罪。」朱光祖、李公然二人上前，把黃天霸扶住，連說：「不敢。」計全在旁，站起身來，也與朱光祖、李公然拉手兒，敘了寒溫，然後大家一齊坐下。天霸說：「許久未見，不知二位兄長，今日作何營生？因何會在一處？」朱光祖說：「自拿莊頭黃隆基分手後，愚兄還是東奔西走。昨日路上遇見公然，李兄就提起舊日交情來咧，一心要看賢弟。故同他一路而來。但不知賢弟與何人打仗，被暗器打傷？」黃天霸見朱光祖問這傷痕，未曾啟齒，面紅過耳，口尊：「二位兄長，要提此事，真要羞殺小弟！」就將欽差山東放賑回來，過此有人告狀。奉差拿賊，尋訪到鄭州，適巧遇計全，得了賊人消息，後來怎麼與他交手中鏢，述說了一遍。朱光祖說：「此處沒聽說這麼大案的人，拿的這個人到底是誰？」計全在一旁接言說：「朱爺，你不知道這人麼？他是紅旗手李爺的徒弟，名叫謝虎，外號叫一枝桃。」朱光祖說：「怎麼是他麼？厲害難惹，又狠又毒。」計全說：「如何？我沒有把話說在後頭。黃爺再也不信，聽聽是真是假。」朱光祖說：「必是老兄弟輕敵太甚，才中毒鏢。」計全說：「正是如此，那時要聽我的話，不至誤中毒鏢，到此悔不及矣。他的意毒心狠，朱爺你是知道的。就是鏢打黃爺，再也不肯遠離此處，二三日內，必定暗來行刺，須得留神提防，這是要緊的事。黃爺這個鏢傷，也得要緊調治才好呢！」不表他們敘談。

且說賢臣在房悶想，不知天霸傷痕何日痊癒？忽然長歎。

賢臣吩咐施安說：「你將朱光祖、李公然同著計全，請到上房，大家商議。」不知如何商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